

「私家秘藏」

今日再现」

中国 秘本 小说 大系

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侠义风月传
梅兰佳话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侠义风月传

名教中人 编次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第 一 回	省凤城侠怜鸳伴苦	(1)
第 二 回	探虎穴巧取蚌珠还	(12)
第 三 回	水小姐俏胆移花	(23)
第 四 回	过公子痴心捉月	(34)
第 五 回	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	(45)
第 六 回	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	(55)
第 七 回	五夜无欺敢留髭以饮	(66)
第 八 回	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	(76)
第 九 回	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	(88)
第 十 回	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	(98)
第十一回	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	(109)
第十二回	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	(120)
第十三回	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	(131)

- 第十四回 拼死命救人为识英雄…………… (142)
-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…………… (153)
-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…………… (165)
-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…………… (176)
-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逮…………… (188)

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伴苦

诗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
万千年又万千年。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
几个男儿是圣贤！

又曰：

寤寐相求反侧思，
有情谁不爱蛾眉。
但须不作钻窥想，
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有一个秀才，姓铁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，甚生得丰姿俊秀，就象一个美人，因此，里中起个浑名，叫做“铁美人”。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。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性子就似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；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，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。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又作怪，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便终日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，人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谰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

他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，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资既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，每日只是闭户读书，至读书有兴，便独酌陶情，虽不叫做沉酣曲蘖，却也朝夕少它不得。再有兴时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

十五、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。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首，一谐伉俪，便是白头相守，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周旋则伤性；去之、掷之，又伤伦；安可轻议？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至今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须有些权术。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，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王之怒，成君之过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、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。”一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，遂无情无绪，彷徨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，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，只叫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，叫做小丹的跟随进京，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死君正是忠臣志，
忧父方成孝子心。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
算来还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。贪着行路，不觉错

过宿头。天色渐昏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土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，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却东一家，西一家，散散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，铁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在村口一家门前便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走进去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，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什么韦相公，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要借住不打紧，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，莫要见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，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烧了一壶茶出来，请铁公子吃。

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，要谁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，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十停人家，倒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才叫做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就是挑粪，从没个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、七岁就考中了一个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，爱他年纪小、有才学，又许了一头亲事，只因他家贫彻骨，到今三、四年，尚不曾娶得。数日前，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她。她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，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去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没有踪迹，连他丈人、丈母也没个影儿。欲要告状，又没个指实见证，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，如何理论得他过？今日气苦不过，

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去长溪里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邻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，不知可赶得着否？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恼，来看他的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嚷嚷之声。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，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说道：“家里有客人，你回来吧，不要去。”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，忙走回来道：“我家有甚客人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这位相公，走错了路，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相公既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，还站在这里看什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，故此同来看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，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，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，竟不见一些影响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响？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他的对头厉害，谁敢多嘴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不敢说？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。”婆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条性命，活不成了，可怜，可怜！”说罢，就入去收拾夜饭。

铁公子听了，在旁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样胆小没义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消息？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，在哪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在面前说也不妨。相公，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。”老儿道：“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还容易缉访。说起来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，叫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入去。”铁公子

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叫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有何用？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，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，看他一眼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？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养闲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可是谁敢进去？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，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日起来，老儿、婆子又收拾早饭，请他吃了。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，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。临上马，老儿叮嘱道：“相公，昨晚说的话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甚事，我去露风？老丈只管放心！”说罢，遂出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
谁知败露出无心。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
上有苍苍日鉴临。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而走。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，顿一步足，大哭一声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，奈何令我受害至此！”铁公子看明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一拍道：“韦兄不必过伤，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。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，却又不认得，心下惊疑，说道：“兄长自是贵人，小弟贫贱，素不识荆，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怎知贱姓，过蒙宽慰，自是兄长云天高谊，但小弟的冤苦，已难申诉。纵有荆、豫侠肠，昆仑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锋蚤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杰，今无英雄矣，岂不令郭解齿冷？”

那少年听了，愈加惊讶道：“兄长乃高贤大侠，小弟在困顿

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敬。且请问贵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贱名，仁兄且不必问。倒是仁兄的尊字，与今日将欲何往，倒要请教了，我自有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贱名柔敷，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，欲待隐忍了。又正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辇毂之下，岂容纨绔奸侯，强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败坏朝廷之纲常？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拼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请一看，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声痛哭起来。

铁公子接了揭帖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，叫做韩愿，抢他妻子的是大夬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览，方有用处，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一番气力，终归无用；若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得长兄垂怜，不啻枯木逢春。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，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摇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但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韦佩道：“长兄卵翼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，但恐书生命薄，徒费盛心。”说到伤心处，又将堕下泪来。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何事不可为，莫只管做些儿女态，令英雄短气！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笼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丹，匆匆去了。

韦佩立在道旁目送，心下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感，象做了个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敢猜假，恍恍惚惚，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，方才懒懒的走了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
情当苦际只思悲。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
豪杰伤心也泪垂。

原来从韦村到京，只有四五十里。铁公子一路赶行，才过午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了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暗惊忧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慌忙下马到堂上，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再走入内宅，见内宅门却是关的，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认得声音，忙取钥匙开了门，迎着叫道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急杀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是什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看见，忙扯着衫袖，大哭道：“我儿，你来得正好！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忠臣，明日也说要做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，不知是死是生？”铁公子自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哭做一团，只得跪下勉强安慰道：“母亲不必着急，任是天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什么本，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？”

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，叫他坐下，因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，被人打得蓬头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拦着马头叫屈。你父亲问他是甚人，有何屈事？他说，是个生员叫做韩愿，因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嫁与人，尚未曾娶去，忽被大夬侯访知有几分颜色，劈头叫人来说，要讨她作妾。这生员道，是已经受聘，抵死不从，又挺触了他几句，那大夬侯就动了恶心，使出官势，叫了许多鹰犬，不由分说，竟打入

他家将女儿抢去。这韩愿情急，追赶拦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，你父亲听了，一时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参劾这大夫侯。你父亲若是细心，既要上本，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，做个证据，叫他无辞便好。但是你父亲在恼怒中，竟不提防。及圣旨下来，着刑部审问，这贼侯奸恶异常，有财有势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。到刑部审问时，没了对头，大夫侯转办一本，说你父亲毁谤功臣，欺枉君上。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，也上本参论。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亲拿下狱去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门官，欲代上疏辨救，苦无原告，没处下手，这事怎了？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。”

铁公子听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说道：“母亲请宽怀，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之事，便难分辩。韩愿这件事，不过是民间抢夺；贵豪窝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甚难处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莫要轻看，事虽小，但没处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若是父亲造捏假名，果属乌有，故入人罪，便是欺君。若韩愿系生员，并他妻女，明明有人抢劫，万姓共见。台臣官居言路，目击入告，正是尽职，怎么叫做欺君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，难道你父亲不会说？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，便塞住了嘴，做声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拿不着？就是盗贼奸细，改头换面，逃往天涯海角，也要拿来，况这韩愿三人皆含屈负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远去不得的。不过窝藏鞑毂之下，捉他何难？况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手到擒来，母亲但请放心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话果是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母亲面前，怎敢说谎？”石夫人方欢喜说道：“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吃了饭，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一面叫仆妇收拾午饭。与铁公子吃了，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，就要叫家人跟他入狱中去。铁公子想一想道：“且慢！”就走到书房中，写了一道本，又叫母亲取出御

史的关防夹带了，他将韦佩的揭帖，也包在一处袖了，方带着家人，到刑部狱中，来看父亲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凭胆大，

临机全靠有深心。

若将血气雄为勇，

豪杰千秋成嗣音。

铁公子到了狱中，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，慌忙接见，就引入内重一个小轩子里来道：“尊公老爷在内，可入去相见；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”铁公子谢了一声，就走入轩内，只见父亲没有拘系，端然正襟危坐，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：“不肖子中玉，定省久疏，负罪不浅！”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站起来，惊问道：“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学业，却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为臣既思报国，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史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来固汝之孝思，但国家事故多端，我为谏官，尽言是我的职分，听与不听，死之生之，在于朝廷，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臣言事，固其职分，亦当料可言则言，不可言则不言，以期干事之有济。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则不谙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。捕风捉影，晓晓于君父之前，以博高名者，皆忠臣矣，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那？”

铁御史叹道：“谏臣言事，自望事成，谁知奸人诡计百出。就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韩愿夫妻二人已为奸侯藏过，并无踪影，转坐罪于我。然我之本心岂捕风捉影，欺诬君父哉！事出意外，谁能预知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然凡事亦不可不预防。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祸已临身，急急料理，犹恐迟误，又生他变，大人奈何安坐图圈，静听奸人诬害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岂安

坐图圉？也是出于无奈。若说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无踪无影，叫我料理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无踪影？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用力。大人宜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请旨何难，但恐请了旨，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一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已访在此；但干涉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，有个把柄，方可下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也曾托相好同官，着精细人役，四路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。你才到京，忽能就访得的确，莫非少年孟浪之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关身家性命，孩儿怎敢孟浪？”因看四下无人，遂悄悄将遇见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，与铁御史看。

铁御史看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有此一揭帖，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，也可减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说窝藏之处，我尚有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系禁地，人不敢入，定藏于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只虑奸侯事急，将三人谋死以灭迹。”公子道：“大夬侯虽说奸恶，不过酒色之徒，恃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杀人辣手。况贪女子颜色，心中恋恋不舍，既有此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党护，又见大人下狱，事不紧急，何至杀人？大人请放心勿疑。”铁御史又想了想道：“我儿所论，殊觉有理，事到头来，也说得不得了，只得依你。待我亲写一本，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，以便奏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须大人费心，本章孩儿已写在此，关防亦带在此，只消大人看过，若不改就可上了。”因取出递与铁御史。铁御史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河南道监察御史，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，为孤忠莫辨，恳恩降敕自捕，以明心迹事；窃闻耳目下求，人主之圣德，刍芜上献，臣子之苦心。故言官言事，尚许风闻，未有据实入陈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夬侯沙利，白昼枪擄生员韩愿已聘之女为妾，实名教所不容，礼法所必诛。邀旨敕刑部审

问，意谓名教必正，礼法必申矣。不料奸侯如鬼如域，暗藏原告以瞒天，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纵犯人以为恶，反坐臣螺继。臣素丝自信，料难宛转。窃臣赤胆天知，只得哀求圣主，伏望洪恩，怜臣朴直遭诬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，若朝奉敕而夕无人，则臣万死无辞矣；若获其人，则是非曲直不辩自明矣。倘蒙天恩怜准，须秘密其事，庶免奸侯又移巢穴。再敕不论禁地，则臣得以展布腹心。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外韦佩帖着一纸，开呈御览，以明实据。

铁御史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此表剴切详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”一面封好，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。狱官不敢推辞，只得领命，到通政司去上达。只因这本一上，有分教：打碎玉笼，顿开金锁！铁御史上了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